

穆紫荆



阿朵的幸福

初见阿朵的时候，是先见到她的半只屁股。在雪白而肥硕之中所凹进去的股沟边，闪烁着一片细而金的汗毛。近年德国的年轻女孩子们流行穿无腰裤，它的特点就是，当你蹲下去的时候会露出你花而漂亮的丁字形内裤。然而，比那更流行的穿法就是根本不穿内裤，直接把半个屁股露给你看。当时的她就那样蹲在货架前做事，见我来了便站起，像一只毛绒大动物睡醒了似地，上下那么一抖，我才又发现她的个子和我不差不多。一般很少有个子比我矮的德国员工，阿朵却是个意外。她和我差不多，我就觉得她比我矮。

在我后来的印象中，她似乎每天都穿同样的一套衣服上班。到现在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，也始终是那一身——黑裤黑衫黑鞋。还以为她是有忧郁症的那类，却很快发现，她是所有员工中最快乐的一个。无论安排她做什么事，她都一口答应，并做得很快。做完以后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抖上那么一抖，然后便看着我笑，听我接下来再安排她做什么。有的时候，我看见她抖身体，就想是不是她身上有虱子？到后来实在忍不住这种好奇的时候，便问她了：“你为何老是抖身体？”她告诉了我一个无法记住和神经有关的医学名词。据说是属于不能久坐、也不能久站的那种，得时不时地抖上那么一抖，才能继续坐下去或者继续站下去。我后来就自己把她归入多抖症或者抖抖症之类。

阿朵没读多少书，人却很开朗。以致她和所有的人都合得来，甚至和购物中心面包房里的人

也合得来。面包房关门关得早，当她上晚班的时候，便能从面包房的后门垃圾桶前抱回一袋要扔到垃圾桶里去的剩面包。那些要扔掉的面包，面包房的员工是不准拿的。然而，若有别人在面包房员工要将它们扔入垃圾桶前的一秒钟给接住，面包房也无法干涉。于是，我常能够欣赏到阿朵那一副开心的样子——抱着一大包各式各样的面包笑吟吟地到我面前，都不知道她是何时溜到店门三步以外去的。还每次都幸运地凯旋而归。每当如此，她都很大方地对我展示自己的战利品，还说：“你拿！拿一个！”我说：“这是你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餐呀，我怎么可以拿？”她就笑得开心的样子说：“我请你吃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餐！”好像她一上晚班，从此我便有了吃免费晚饭和早餐的幸福。

我知道她过得不易，没有自己租屋，而是住在男朋友的家里。在德国，凡是成年后还赖在家里一年又一年的男人，大都变得懒惰而颓废。而她的男朋友也是如此，变成一个有工作却三天两头闹生病在家里整天睡懒觉的人。阿朵对此却不抱怨。那个家里明明有着男朋友的母亲在做着主，她却常常很大方地在店里买各种不当吃、不当用的东西拿回去布置那个家。

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她脱去长袖，露出了两只白白胖胖、同样闪烁着细细一层金毛的手臂。我赫然发现，在其中的一条手臂通常人们种牛痘或是打预防针的位置上，竟纹了个汉字：“庚”！我说：“你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吗？”她很得意地说：“知道！是给我带幸运的，对吗？”我想了想，便决定还是“嗯”了一声了事。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对她说清楚，庚是表示天干的第七位，是七的代称，又做赔偿、偿还或变更之意。不知道如何让她知道以后，再从中去联想那幸运的来源。她为此字已受了皮肉之苦，又付出了血汗之钱，况且是件一旦纹上便永世不得消去的事情，我就不添乱了。我怕她知道后杀回去向那个纹身师要求赔偿或要求更换，而那纹身师再冲过来吼着要杀我。就想也许七在西方是代表幸运的数字吧。后来公司解散，我和阿朵天各一方。只是按

顺序，她是我们中被解雇的第一人。在大批的长合同解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拿了短合同的她，到期便不再被延长了。当时大家都说她好可怜，不偷不懒，样样都做，却倒霉地第一个上了死亡名单。于是，找了一个休息日，我便主动提出开车载她去劳工局报到。

到了劳工局后才知道，她还无法立刻填写表格申报失业，因为男朋友的母亲不允许她把住址填成他们家的。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而她却还是一脸笑嘻嘻的。大概觉得，自己有个那个庚字做保佑吧。果然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当大家一个个都上了死亡名单、惶惶而不可终日之时，却传来她找到工作了。说是某个朋友的母亲店里有个怀孕的要走，她便正好去补了那个缺。一时间，大家都忘记了她的可怜、而羡慕起她的幸运来了。因为她所要去的地方，在小城堪称主妇们的宝贝，价廉物美不算，还离了就没法活似的。二是在本地这样芝麻大的小城里，要找个补缺的位置，可是如履月般难呢。

如此又过了半年，有一天，我在下班回城的火车上正打着瞌睡，突然被一只手重重地在大腿上拍了一下。正吃惊是哪个花痴发神经病了，睁眼一看，竟然是她。我说：“阿朵，你怎么在这里上车？”她说：“我下班后来这里看朋友。”于是，我只以为她是出来玩的。想到到底是年轻啊，下了班后还有精力出来玩到这么晚。可是，当我开车送她回去时，才得知，她也已经不住在原来的地方，而有了新的男朋友，现在住在新男朋友的家里了。且拿出那新男朋友的照片说，比她小七岁。我看那男孩头发卷卷的，很可爱很乖。再看看她那一脸的笑意，差不多让人生出了也立马要去纹个庚字的念头。

只是过了一天，我的大腿又被拍了一下，她从同样的车站又上来了。我说：“你有男朋友了，怎么老是一个人来玩到那么晚？”

她说：“我来看我的男朋友。”
“你男朋友在这里？”
“确切地说，是他在这里的医院里。我是去看他的。”

“他生了什么病？”
“酒精病。他是个酒鬼。”
什么？那个比她小七岁、头发卷卷、很可爱、很乖的男孩是个酒鬼？一时惊得我说不话来。她说：“你继续睡吧，到了我叫你。”

我闭上了眼睛，又偷偷地睁开从侧面望了她一眼。只见她神态疲惫，两眼向着前方发呆。我还从来没见过她有这般表情，顿时睡意全无，却又强迫自己赶紧重新闭上眼睛。火车在威威喳喳地往前走。车上的人都安静地怀着自己的心事，睡或者不睡，在此时此刻又有什么不同？

后来，我们便隔三差五地在火车上见面。酒鬼的酒精病是终身无法治愈的，他们无酒便不能再活，所以酒鬼的家里必须有酒。即便治疗到不再喝酒的干酒鬼也还是酒鬼，只是他们往往一喝酒就停不下来，直喝到自己昏迷。由此，在阿朵上车的这个城市，有一家专门治疗酒精病的酒鬼医院。据说进出那里的人，都是老酒鬼。有的已经进出了一百多次。而阿朵的男朋友也已经十几次了。每次听阿朵对我说：“我高兴自己明天又可以看见我的小瑞克了。”或者看她在火车上向我扳着手指头说，这个礼拜自己哪天哪天上早班，下午就可以去医院。好像他们在医院的碰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而这样让她高兴的原因，据她说，是因为她的小瑞克即便是喝了酒，也是很乖很可爱的样子。有的酒鬼会发疯，甚至动武。然而她的小瑞克一直很乖，乖到人事不知也还是很乖。阿朵的脸上洋溢出一片幸福的光芒。

于是，每一次小瑞克一住进医院，我给阿朵打电话便没人接了，因为阿朵把自己那上了保险的高级手机换给了他。说是手机里面有很多游戏和电影。可以给他解闷。

咳，想象不出因为这一份乖，她是如何地呵护和爱护着他；也想象不出那个小瑞克，自从有了阿朵以后，又是如何乖乖地抱了她在酒意中哼哼。看着她只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就是人生有爱就是值呀。

有爱的女人，是满足而幸福的。阿朵的幸福不在于有手臂上的那个庚字，而在于她有人爱。

王方



西班牙贵族话今昔

贵族这个名词在吾等中国民众的眼里，似乎既遥远又近乎。说遥远，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只有欧洲才有，贵族者必须具备爵位的头衔。说近乎，中国似乎到处都有“贵族”，诸如“权贵阶层”、“贵族学校”等等。但中国没有爵位制，因此中国的“贵族”群体中没有人叫张公爵，李伯爵，故此中国贵族充其量只是个“山寨贵族”。一般人认为，贵族一定就是富豪，贵族拥有古堡，拥有马场。其实非也，今天的欧洲贵族并不都是富豪，不仅破落贵族在西班牙大有人在，新封爵的贵族只是名义上的贵族，实际含金量一点不贵。

听贵族讲那过去的事

我太太冬妮娅·穆尼奥斯的婶婶就是贵族，还是伯爵夫人。太太说，他祖父是伯爵，她们的祖上是德国血统，因为穆尼奥斯这个姓氏是地道的德国姓氏。她祖父41岁时因曾祖父去世而接受全部的遗产，包括伯爵头衔。祖父死后，伯爵头衔再次当作遗产传给她的伯父，婶婶理所当然地成了伯爵夫人。

我饶有兴趣地造访了这位前伯爵夫人。老太太叫卡门·冈萨雷斯，今年已经93高龄，她的伯爵丈夫于五年前去世。卡门只有一个儿子叫约瑟夫，丈夫去世，伯爵头衔理可以传给儿子继承，熟料儿子约瑟夫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成员，也是反王室特权的斗士，约瑟夫断然拒绝接受父亲伯爵的遗产。按西班牙的爵位继承法，爵位只能给子女，不能给妻子继承。因此，卡门丈夫的伯爵便告中断，而卡门只能被叫“原伯爵夫人”。

卡门说，目前西班牙的贵族群体约有三百多人，其中有爵位的大多上了年纪，在爵位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排行中，有公、侯二爵位的人已经很少，属于贵族中的高级贵族。

西班牙百年前的封爵标准是必须为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才才有资格。那年头因为战事颇多，被封爵的人大多是战斗英雄。封爵程序通常由基层组织写好“先进事迹”的报告，还必须由二位爵士推荐，然后一路往上报。一直报道王室，最后由王室确认“事迹”属实，而非伪造，最后定一个节日，由国王在皇宫内举行封爵仪式。被封到爵位的人还要在国王面前宣誓，继续为国王效力，继续为国民服务等等。卡门说，百年前被封到爵位的人还可以得到一大片土地，土地的面积根据爵位的高低不同也不同。除了土地之外，也有赠与葡萄园、酒庄、古堡等。因此，当时只要被封爵，就是贵族，就是富豪。

卡门的丈夫在世时就拥有酒庄和古堡，但卡门说，尽管老公是伯爵是贵族，有酒庄有古堡，但他根本不懂经营，自己喜欢喝酒，成天喝得酩酊大醉，酒庄里的好酒还没卖出去，就被他喝掉一半。等到老公死后，卡门就将酒庄和古堡交给他人经营管理，现在每个月还有不错的收入。

西班牙爵位制度的变迁

卡门为我介绍了西班牙爵位的历史和演变。西班牙爵位制度也是三起三落。西班牙自有国王的年代开始，就有贵族爵位制度。但随着社会的变迁，爵位制度也是一改再改。从1931年到1947年的16年间，西班牙实行共和制，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。

佛朗哥军人执政期间又开始恢复了爵位制，当时西班牙的封爵全由佛朗哥将军授予，因为佛朗哥自己也有爵位头衔，他利用权势取代了国王的地位。凡是被封爵的人都要向他宣誓效忠。

但那时的爵士已经没有土地、古堡可赠，但有政府补贴，此外还将一顶爵位金冠同时赠与被授予爵位的人。五个爵号不同，爵士金冠设计也不同。金冠上还镶有不同数目和不同尺寸的宝石，但国家规定金冠只能使用不能出售或转让。金冠上的宝石若遗失，持有人将作出赔偿。此时拥有爵位人所得到的经济利益已大不如从前。

1975年11月胡安卡洛斯登基之后，不但废除了赠金冠，也取消了许多名目的补贴。但政府赠予一本外交官护照，去邦交国家旅行可以走外交

礼仪通道，爵士获得免检待遇。

1984年，西班牙立法全部取消对爵士的补贴和外交护照。仅有一张象征性的爵位证书给受爵人，以示荣誉。法律继续延续爵位可以当作遗产传给长子，没有长子也可以传给长女。

以前是给战斗英雄封爵，和平时大多给文人，给著名艺术家，体育明星等。已故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就是侯爵。2012年国王给西班牙足球队教练博斯克也封了个侯爵，表彰他对西班牙足球事业的贡献，但现在除了一张证书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若按照百年前的规定，像博斯克这样对西班牙有杰出贡献的人，国王至少要给一个古堡作为奖励。

卡门说，我们也成了没落贵族，祖上留下的酒庄，留下的古堡，全靠自己去经营。年前经济还好，能赚钱。现在遇到经济危机，一旦失守，经营失败，宣告破产，政府一个欧元都不会支助。西班牙有个名牌葡萄酒叫“玛斯卡伯爵”，第一任老板就是一个叫玛斯卡的伯爵，现在已经转让了十几个老板之手，品牌还是伯爵，老板早就没了爵位。如今西班牙各地有许多古堡被拍卖，被转让，就是这些没落贵族的产业。贵族之间基本没有什么来往，因为大家都是已经破产或者将要破产的群体，见了面都有说不出的苦，还是不见面的好。

尽管西班牙的贵族群体早已风光不再，但是名人贵族还是被媒体包围的对象，如女公爵阿尔巴，她是没落贵族中的佼佼者，80多高龄照样结婚，照样在媒体面前自由自在。有她做榜样也算为西班牙没落贵族争了一口气。今天有爵位的人唯一可以得到一个待遇就是可以直接和省长、市长对话，只要向政府提出要求，省、市长会在短时间内安排出时间满足贵族们的要求。

卡门说，在贵族中也有出丑的人物，国王的女婿易雅琪，因为他娶了国王的女儿，国王就封他一个公爵。但易雅琪公爵利用王室的关系，勾结贪官污吏贪污了30多万欧元而遭到法院起诉，王室的网站已经将易雅琪的名字全部删除。嗨，易雅琪不仅丢了贵族的脸，连国王也脸面丢尽。

卡门喝了一口咖啡说，随着西班牙经济的恶化，她酒庄的经营每况愈下，她正在着手转让出售，管理经理告诉她，去年来了好几拨中国人谈收购条件，其中也有上海来的客人，如果最终能转让给上海客人，也算和上海结个缘。

题图：本文作者与伯爵夫人



WUS 世界大学生服务社

世界大学生服务社WUS是个有90年历史的著名国际性组织，旨在协助大学生的学业和生活。该组织的德国分社坐落在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，每年为学生、尤其在德国留学的国外学生提供各种服务，定期举办各类周末研讨会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，WUS是德国最早与中国学生联系、提供无偿帮助的组织，例如资助许多旅德科协主办的各种研讨会，创办留德学人的《莱茵通信》杂志和《欧华导报》，连续十多年举办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研讨会，与会者居然食宿、车费全部报销。

尤其对黑森州的学生，WUS受黑森州教育科技部、基督教协会资助，作为对黑森州外国学生的特殊帮助(STUBE)，每年举行13次周末研讨会，食宿全免，车费报销。研讨会的主题有环境保护、媒体、能源等等，由来自德国高校、研究所、政界和经济界的专家讲演。以此可以让学员们在留学期间，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、增加德国知识、认识其他外国学生，同时也见识一个黑森州的古城。如果谁想增强与自己的来源国交流联系，去那里实习或学生交流，经申请审核后，WUS愿意承担机票和国外医疗保险。如果谁在一个协会或作为个人比较活跃，想倡议在你所在的大学里举行电影晚会、讨论会、展览等，WUS愿意提供咨询，帮你联系演讲人，甚至承担该活动的经费。

WUS的研讨会等信息可以通过网页查到：
www.wusgermany.de 然后进入STUBE也可以直接通过电子邮件甚至电话联系该项目的负责人拜尔兰女士 Susanna Beierlein：
电邮：beierlein@wusgermany.de
电话：0611-9446171

拜女士会将最新的研讨会内容及日程等电邮给你。如果你对哪个研讨会有兴趣，就可以报名，获准后，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周末。WUS是中国留学生的老朋友，也是新伙伴。